

清東詩詞欣賞

周振甫 著

毛澤東詩詞欣賞 三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毛澤東詩詞欣賞 / 周振甫著. — 北京: 中華書局,
2011.6

ISBN 978-7-101-08002-5

I. 毛… II. 周… III. 毛主席詩詞—文學欣賞
IV. A841.4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11) 第094665號

毛澤東詩詞欣賞

(一函三冊)

著者 周振甫

責任編輯 張彥周

裝幀設計 王銘基

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

地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三十八號

郵編 100073

網址 www.zhbc.com.cn

郵箱 zhbc@zhbc.com.cn

杭州蕭山古籍印務有限公司

版次 二〇一一年六月第一版

二〇一一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〇〇〇一—一二〇〇套

定價 八八〇圓

ISBN 978-7-101-08002-5



9 787101 080025 >

副 編

五古·挽易昌陶

去去思君深，思君君不來。愁殺芳年友，悲歎有餘哀。
衡陽雁聲徹，湘濱春溜回。感物念所歡，躑躅南城隈。
城隈草萋萋，泫淚侵雙題。采采餘孤景，日落衡雲西。
方期沆瀣游，零落匪所思。永訣從今始，午夜驚鳴雞。
鳴雞一聲唱，汗漫東皋上。冉冉望君來，握手珠眶漲。
關山蹇驥足，飛颿拂靈帳。我懷鬱如焚，放歌倚列嶂。
列嶂青且茜，願言試長劍。東海有島夷，北山盡仇怨。
蕩滌誰氏子，安得辭浮賤。子期竟早亡，牙琴從此絕。
琴絕最傷情，朱華春不榮。後來有千日，誰與共平生？
望靈薦杯酒，慘澹看銘旌。惆悵中何寄，江天水一泓。

一九一五年五月

這首詩選自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三月版蕭永義著《毛澤東詩詞對聯輯注》，題爲《毛澤東詩詞大辭典》編者所擬。

「五古」，五言古詩的簡稱。每句五個字，句數不限，偶句押韻，首句可押可不押，可以換韻。句中平仄，有的可以像律句的調配和對仗，有的可以不講。如本詩，「去去思君深」，仄仄平平平，用三個平，即不同於律句。「采采餘孤景」，仄仄平平仄，即同於律句。如「愁殺芳年友，悲歎有餘哀」，即不講對仗。如「衡陽雁聲徹，湘濱春溜回」，即可以作爲對仗。再就這首詩的用韻說，八句一換韻，第一個八句，因第一句不押韻，只有四句韻，即來、哀、回、隈，用平聲十灰韻。第二個八句換韻，第一句用韻，有五句韻，即萋、題、西、思、雞，換了四支、八齊韻，這兩個韻是可以通押的。第三個八句換韻，第一句押韻，有五句韻，即唱、上、漲、帳、嶂，即換去聲二十三漾韻。第四個八句有五句用韻，即茜、劍、怨、賤、絕，按茜、賤，屬去聲十七霰，劍屬去聲三十陷，霰、陷可通押，怨、絕或用湖南方音押韻。第五個八句五句韻，即情、榮、生、旌、泓，屬平聲八庚韻。這首詩，按照換八個韻部，似可分爲八段，每段八句。

還有這首詩第一個八句的末兩字是「城隈」，第二個八句即承上用「城隈」開頭；第二個八句的末兩字是「鳴雞」，第三個八句就承上用「鳴雞」開頭；第三個八句的末兩字是「列嶂」，第四個八句即承上用「列嶂」開頭；第四個八句的結句作「牙琴從此絕」，第五個八句即承上用「琴絕」開頭。每八句的結尾與下八句的開頭互相承接，這在修辭學上稱爲頂針格。這頂針格成爲這

首詩結構上的特點。

易昌陶，名詠畦，湖南衡山人。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，與毛澤東同班。一九一五年三月病死家中，五月二十三日學校爲他開追悼會。毛澤東在致湘生（生平不詳）信中說：「同學易昌陶君病死，君工書善文，與弟甚厚，死殊可惜。校中追悼，吾挽以詩，乞爲斧正。」

《挽易昌陶》詩，按照用韻可分爲五段，每段八句。第一段：「去去思君深，思君君不來。」「去去」，去而又去，指永別、死亡。與易君永別，所以思君深切。因君死亡，所以不能再來。「愁殺芳年友，悲歎有餘哀。」上句指易君，是青春年華的友人，故稱「芳年友」，即青年死去，所以悲歎哀悼。「衡陽雁聲徹，湘濱春溜回。」湖南衡陽有回雁峰，唐朝高適《送王少府貶長沙》有「衡陽歸雁幾封書」句，指到衡陽去回來的雁子可以帶信來。現在易君死了，只有雁聲響徹衡陽，不再有信來了。在湘江邊上有春水回來，指湘江水漲，「春溜」即春水。「感物念所歡，躑躅南城隈。」「感物」是感歎景物，聽雁聲，觀湘水漲，都是感物。聽雁聲就想到好友的信，看湘水漲就想到與好友一同游泳。這就想念所懷念的友人。「躑躅（zhí zhú 直燭）」，徘徊。「南城隈（kǎi 威）」，長沙南城牆彎曲處。作者對友人想念深切，所以在南城彎曲處徘徊。第一段寫對於青春年華的好友死去，非常悲哀。他聽到雁叫，看到湘江水漲，都要想到好友，寫出對好友的深情。

第二段：「城隈草萋萋，淞淚侵雙題。」在南城彎裏看到春草茂盛，宋李重元《憶王孫·春

詞》：「萋萋芳草憶王孫。」看到萋萋芳草，就要想起王孫公子，因為春草茂盛了，說明王孫公子要回來了。可是作者的好友死了，永遠不能回來。「岑（cén）岑」淚，不斷流下的淚，不僅浸濕兩頰，還浸濕額的兩側，形容淚水的多。謝惠連《搗衣詩》：「微芳起兩袖，輕汗染雙題。」「雙題」，額的兩側。「采采餘孤景，日落衡雲西。」當時作者豐神美好，可只剩下孤獨的影子了。「采采」狀美好。「餘」，剩餘。「孤景」，同孤影。這時太陽正在向衡山雲的西面落下去。「方期沆瀣游，零落匪所思。」看到湘水漲，「沆瀣（hàng yǎng 杭去養）」，狀水漲，方在期望與好友一同到湘江去游泳，好友像花的凋落，不是我們想到的。「匪」同非。「永訣從今始，午夜驚鳴雞」。同好友的永遠訣別從現在開始，以前好像好友正活着。現在從半夜裏只能一個人聽雞叫了，這裏用了「聞雞起舞」的典故（見下《洪都》的「聞雞」）。本來是兩人聞雞起舞，好友死了，所以半夜聽雞叫驚醒，只能一人聽，不能兩人聞雞起舞。這第二段寫作者看到萋萋芳草，就想到好友，因而淚染全額。好友死了，自己成了孤影。看到湘江水漲，也不能與好友一同去游泳。原來可以與好友聞雞起舞，有所作為，現在只能一個人在半夜裏聽雞叫而心驚了。

第三段：「鳴雞一聲唱，汗漫東皋上。」聽見雞的一聲叫，「汗漫」指隨便，隨便走在東邊田野的高地上。「冉冉望君來，握手珠眶漲。」作者對好友思念的深切，「冉冉」，猶漸漸，漸漸望好友到來，但想到好友去世，難以握手，只有珠淚在眼眶漲痛。「關山蹇驥足，飛颿拂靈帳。」因此想到好友是有才能的。「蹇（jiǎn 檢）」，妨礙。祖國的關塞山河，妨礙千里馬的快

跑，不能發揮他的才華。去世了，只留下像如飛的暴風吹動靈座的幃帳。「我懷鬱如焚，放歌倚列嶂。」想到好友的去世，我的胸懷悵鬱得像焚燒，只能依傍排列的山峰放聲高唱，表達自己的悲哀。這個第三段，表達好友的才能，像飛馳的千里馬。只是他的才能沒有發揮就死去，這使作者悲哀。只有依傍列嶂，放聲高唱罷了。

第四段：「列嶂青且蒨，願言試長劍。」「蒨（cǐn 欠）」，深紅色。排列成的山峰有青的蒨的，即有長草木的青的，有露出巖石蒨色的。希望試用長劍，即希望發揮自己的愛國精神。「東海有島夷，北山盡仇怨。」當時在東海有島夷，指日本侵略軍，北邊有帝俄的侵略軍。「蕩滌誰氏子，安得辭浮賤。」要掃蕩清洗這些侵略者有誰家的子弟，怎得辭謝浮賤。當時作者是學生，學生想報國，想去掃蕩清洗侵略者，只能成爲一種願望，沒有實力，所以謙稱「浮賤」。「子期竟早亡，牙琴從此絕。」《呂氏春秋·本味》：「伯牙鼓琴，鍾子期聽之。方鼓琴而志在太山。鍾子期曰：『美哉乎鼓琴，巍巍乎若太山。』少焉之間，而志在流水。鍾子期曰：『美哉乎鼓琴，湯湯乎若流水。』鍾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絕弦，不復鼓琴，以爲世無足複爲鼓琴者。」這裏作者把死友比作知音。第四段寫作者和好友都具有愛國主義思想，願爲祖國掃蕩清洗東方和北方的侵略者。好友是自己的知音。失去了好友，像伯牙失去了鍾子期一樣。

第五段：「琴絕最傷情，朱華春不榮。」像伯牙的破琴絕弦，爲了知音人的死去，最爲傷感。作者好友，像紅花在春天凋謝。「後來有千日，誰與共平生？」後來還有無數日子，誰與我共同

生活下去。「望靈薦杯酒，慘澹看銘旌。」望着靈座進獻一杯酒，心情慘澹地看着靈座前的旗幡。「惆悵中何寄，江天水一泓。」「泓（hóng 宏）」，狀水深廣。在惆悵的內心有什麼寄託呢？只有像長江中的水的深廣和遼闊的天空才可以比我和好友的深情。第五段寫作者對死友的深情。好友的去世，像伯牙的破琴絕弦那樣的傷情，像紅花在春天裏凋謝。作者在無可奈何中，望着靈位，看着銘旌，只能對死友獻上一杯酒。在未來的日子裏，有誰跟我實現平生志願呢？只有在高空下深廣的江水才能寄託我的深情吧。

七古·送縱宇一郎東行

雲開衡嶽積陰止，天馬鳳凰春樹裏。
年少崢嶸屈賈才，山川奇氣曾鍾此。
君行吾爲發浩歌，鯤鵬擊浪從茲始。
洞庭湘水漲連天，艫艫巨艦直東指。
無端散出一天愁，幸被東風吹萬里。
丈夫何事足縈懷，要將宇宙看稊米。
滄海橫流安足慮，世事紛紜從君理。
管却自家身與心，胸中日月常新美。
名世於今五百年，諸公碌碌皆餘子。
平浪宮前友誼多，崇明對馬衣帶水。
東瀛濯劍有書還，我返自崖君去矣。

一九二八年

這首詩最早非正式地發表在一九七九年《黨史研究資料》第十期，是由羅章龍在《回憶新民學會（由湖南到北京）》一文中提供的。

「七古」，七言古詩。每句七個字，句數不限，偶句押韻，首句可押可不押。這首詩首句押韻。

可以用仄韻，這首詩即押仄韻。唐人的七言古詩，主要有兩種體裁：一種是初唐體，即杜甫《戲爲六絕句》稱爲「王楊盧駱當時體」，即初唐時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的古詩體，在詩中有律句，即有合於律詩平仄的句子，便於歌誦。一種是杜甫的古詩體，避免用律詩平仄的句子，如用三平格、三仄格，即七字句中末三字用三個平聲或三個仄聲字句，即不是律詩的句法。這首詩即用「當時體」，有律詩的句法，如第二第三兩句：平仄仄平平仄仄，平仄平平仄仄平，即用律詩句法中的一三不論的句法；第四句：平平平仄平平仄，即用三字不論的律詩句法。

縱宇一郎，羅章龍在一九一八年將去日本前取的日本名。他去日本留學前，新民學會在長沙北門外的平浪宮聚餐，爲他餞行。毛澤東同志用「二十八畫生」的筆名寫了這首詩送行。毛澤東三字的繁體共有二十八畫。一九一五年九月，毛澤東用此筆名向長沙各校發出《徵友啓事》，首先響應的便是羅章龍。他在《椿園載記》中說：「我赴司馬里第一中學訪友，於該校會客室門外牆端，偶見署名『二十八畫生』《徵友啓事》一則，啓事是用八裁湘紙油印的，古典文體，書法挺秀。我佇足瀏覽，見啓事引句爲《詩經》語：『願嘓鳴以求友，敢步將伯之呼。』（《詩經·小雅·伐木》：『嘓其鳴兮，求其友聲。』用鳥鳴求友，表示求友。《詩經·小雅·正月》：『將

伯助予。』請長者幫助我。將，請；伯，長者。）內容爲求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其文情真摯，辭復典麗可誦，看後頗爲感動。返校後，我立作一書應之，署名縱宇一郎。逾三日而復書至，略云：『接大示，空谷足音，跫然（腳步聲）色喜，願趨前晤教』云云。「數日後，久雨初晴，麗日行空，毛澤東和羅章龍如約在定王臺湖南省立圖書館會面。他們坐在館內一長條石上，暢談政治、經濟、治學以至宇宙和人生。初次會面，彼此給對方留下深刻印象。兩年多後，毛澤東贈詩送行（見《背景介紹》）。

羅章龍到上海，碰上五月七日（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最後通牒的日子），當時日本軍警毆打中國的愛國留學生，迫使他們回國，羅因此沒有去日本。羅章龍（一八九六—一九九五），湖南瀏陽人，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，一九三一年被開除出黨。後歷任河南大學、西北聯合大學、湖南大學等校教授。曾任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會委員。

「雲開衡嶽積陰止，天馬鳳凰春樹裏。」衡山上積着的陰雲散開了，通過春樹看到了寧鄉縣的天馬山，醴陵縣的鳳凰山，以山上有鳳凰臺得名。天放晴了。一年少崢嶸屈賈才，山川奇氣曾鍾此。」羅章龍年輕傑出，羅曾有詩贈作者：「策喜長沙傅（賈誼），騷懷屈楚平（屈原）。風流期共賞，同證此時情。」因此說他有楚國屈原、漢朝賈誼的才華，是山川靈秀之氣所聚集而產生的人才。「君行吾爲發浩歌，鯤鵬擊浪從茲始。」你此行我爲你放聲唱歌。「浩歌」，放

聲唱歌。你像鯤鵬擊浪從此開始。《莊子·逍遙游》說鯤魚化爲大鵬，大鵬起飛時，「水擊三千里」，用翅膀擊水擊了三千里才起飛，指羅開始施展大才。

「洞庭湘水漲連天，艫艫巨艦直東指。」那時候湘江水流入洞庭湖，「水漲」，看上去像與天相接。羅坐輪船向東去。「艫艫（chóng chéng 充萌）」，戰艦，指輪船。「無端散出一天愁，幸被東風吹萬里。」羅走前是一天陰雲，走時風吹散陰雲，放晴了。「無端」，沒來由。「散出一天愁」，擴散出一天的愁雲。「東風吹萬里」，東風把雲吹走了。「丈夫何事足縈懷，要將宇宙看稊米。」男子漢有什麼事情牽掛放不開，要把世事看作平常。「稊（二題）」，草名，結實如小米。「稊米」，形容小，有平常意。「滄海橫流安足慮，世事紛紜從君理。管却自家身與心，胸中日月常新美。」海水泛濫何必去擔憂，世上事情紛亂何須整頓，只要管理好自己的身心，胸中像日月那樣光明，經常是新的美好的就行了。這是說，羅去日本留學，對於國家的憂患，人民的苦難先放開，只要學成歸國，就可以大展宏圖，幹一番救國救民的事業。「滄海橫流」，比喻海水泛濫，指國家危難，人民苦難。「世事紛紜」，指北洋軍閥政府混亂。當時羅到日本去留學，對這些都無法管，所以勸他暫時不去管他。管自家身心，即培養好革命品質，將來可以幹一番革命事業。

「名世於今五百年，諸公碌碌皆餘子。」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」經過五百年，中間一定有著名於世的人才產生出來。《後漢書·禰衡傳》：「常稱曰：大兒孔文舉（融），小兒楊德祖（修），餘子碌碌，莫足數也。」禰衡認爲當時只有孔融、

楊修是人才，還不過是大兒小兒，別的都不算。這是說，羅是五百年中產生的著名人才，當時的當權諸公都是庸才，是不值得稱道的人。

「平浪宮前友誼多，崇明對馬衣帶水。東瀛濯劍有書還，我返自崖君去矣。」這是說，在長沙北門外的平浪宮前送羅的友人富於友情。羅到了長江口，坐船去日本，長江口的崇明島和日本長崎的對馬島相隔只有一衣帶水。羅到了日本，把劍在水裏洗淨了，寫信回來。現在我回去，你去了。「衣帶水」，《南史·陳後主紀》：隋文帝說隋和陳只隔「一衣帶水」，把長江比作一條衣帶。這裏指中日相距極近。「東瀛」，東海，指日本。「濯劍」，《晉書·張華傳》：張華托雷煥找到龍泉、太阿兩寶劍，後兩劍在延平津裏化爲兩龍。「濯劍」或從劍化爲龍躍入水中的故事來的，這樣的寶劍不是平常人所用，或指羅爲英傑。《莊子·山木》：「送君者皆自崖而反（返），君自此遠矣。」送行的人都回去了，他也遠去了。

這首詩是作者在青年時期作的。這首詩已寫得氣勢磅礴，辭采紛披，顯見作者的才華。這首詩裏的用典，切合作者的思想。如「要將宇宙看稊米」，把宇宙之大，看作稊米之小，這裏即含有整頓乾坤的用意。既然把宇宙看作稊米，要整頓宇宙不是像處理稊米嗎？所以「滄海橫流」、「世事紛紜」都不值得憂慮了。作者詠游泳的詩句：「自信人生二百年，會當水擊三千里。」作者以大鵬起飛前的「水擊三千里」，比喻青年時已有大志，「鯤鵬擊浪從茲始」了。又說「胸中日月常新美」，唐李德裕《文章論》說：「譬如日月，雖終古常見，而光景常新，此所以爲靈物

也。」李德裕是講文章像日月的光耀，終古常新，作者是指胸中的懷抱，也像日月的光耀，終古常新，這就能照亮全國人民的心靈，起來革命，完成革命的大業了。

蕭永義同志《獻疑》：關於所謂「臙艫」：《送縱宇一郎東行》這首詩，自一九七九年在《黨史研究資料》上刊出後，還曾見於《空軍報通訊》一九八一年第一期，《報刊文摘》一九八一年第六十四期，特別是正式見於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羅章龍《椿園載記》一書。在後三種出版物中，「臙艫」皆作「臙艫」。再者，詩中「臙艫」與「巨艦」是連用的，這在古詩文中較爲常見，如「臙艫巨艦一毫輕」，「小舟名舴艫，巨艦曰臙艫」之類。無論從修辭或音韻上考慮，似乎無將「臙艫」倒寫的的必要。據此可以推斷，所謂「臙艫」只不過是選本所依據的版本的誤排。不作校正，而注「通作『臙艫』」，終覺背離了原作。

虞美人·枕上

堆來枕上愁何狀，江海翻波浪。
夜長天色總難明，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。
曉來百念都灰盡，剩有離人影。
一鉤殘月向西流，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。

一九二一年